

说起来惭愧,小时候的我,笨得几乎没有小伙伴愿意和我一起玩。玩抓石子吧,我无论如何接不住抛到空中的石子;跳绳呢,总是被绳子绊住脚;踢毽子更无能,只用一根绳子把毽子拴住,然后牵住绳子,才勉强踢得到毽子……

不过,有一段时间,我还是和小伙伴们玩过一种打草堆的游戏。

那时,大人们都脚足了劲地干农活、养家富。我们几个读书娃,放学后也必须去扯草——妈妈说,那些又青又嫩的野草,比如狗尾巴草、燕麦草、鹅儿藤,还有马齿苋、荠菜、灯笼花等,用来喂猪喂鸭,不仅可以节约粮食,它们吃了还会长得更快。

刚上小学的二姐,秀兰、银华和我,每天放学后,就一起背了背篓,带上小挖锹,去田间地头扯草。那时候,还不流行打除草剂,山坡上,田埂边,野草很多,用不了多久,就能扯到半背篓。这时,我们中年龄稍大的二姐,就带着我们玩打草堆的游戏。

先从每个人的背篓里,拿出一小指青草缠在一起,用三根短树枝把青草顶起,像一个不勾小节的稻草人,这就是草堆。在距草堆5米左右的地上,用石头画一条横线,我们站在横线外,用随身带的小挖锹去掷草堆,谁打倒了草堆,就得到这把野草。

这个游戏很简单,在年幼的我们看来,却很有意思。每次说好玩一会儿,又去扯草的,可是每次玩起来,都会忘了时间。常常是天色渐晚,不得不收拾回家,方才罢休。

等到要回家的时候,才发现有人的背篓里野草多,而有的人——当然,这人常常是我——背篓里只剩垫底的几根草,怎么办?总不能给大人说,就只扯到这么几根草吧!

小伙伴们都用同情的眼光看着我,可是谁也不愿意把自己背篓里的草分给我一些。在我急得快要哭的时候,聪明的二姐想到了办法:用刚才做草堆的那三根短树枝,将我背篓里的那点草勉强撑起。晃眼一看,背篓里的草虽然不算多,但似乎可以糊弄过去了。

这种捏到鼻子哄眼睛的事,当然骗不了英明的妈妈——怎么会骗得过呢?每天晚上,妈妈煮好猪食后,都会将我们扯回来的青草,稍加整理,拌在猪食里喂猪。她对于我的弄虚作假,最初是一顿臭骂,后来因为我屡教不改,就用那细长的黄荆棍子,狠狠揍我。

挨骂挨打后,我并没有醒悟。我总认为自己输草的原因,是力气太小,以为只要自己多打几次,力气练大了,就能赢回来。然而,也许是怕母亲怪罪她们,也许是看我输得可怜,小伙伴们都不愿意和我一起玩了。年幼的我,并不因此生气。相反,看她们赢了笑弯腰,输了翘嘴巴,我觉得比自己打草堆更有趣。在旁观了多次后,我才渐渐明白,打草堆输赢的关键,并不只是力气大小,更重要的是瞄准!唉,以我一贯的“低能力”,能悟到这一点,真的不容易。

这事过去多年了,当初一起打草堆的小伙伴们,都早已嫁为人妇。偶尔相遇,谈笑间,大家还会提起我当初“不可思议的笨”。是啊,那时候的我,为什么会那么笨呢?

春晖

母亲和舅舅是双胞胎,舅舅高大壮实,母亲身高只有1.4米,体质很差,41岁时才孕育出我。

我出生后,三四岁时还肚脐肿胀并伴着肠鸣,不能正常排便。慢慢地,肚子鼓胀起来,皮肤下有隐约可见的蓝色血管。我日夜啼哭。父亲在外地上班,为给我治病,母亲找遍医生,用了很多药,都不见效。

有个医生说,这孩子是疑难病,我们都没见过,听说县城里郭医师有名气,抓紧去医吧,怕是活不了几天。母亲有些弱智,但这席话听懂了。在邻居的帮助下,她背上我,走上了60里的山路。

走出10多里,她听见路边人家传出孩子的哭声,才想起背上的我,把我从背上放下来看。我受到惊吓,哭了起来。路边人家走出女主人,见我那模样吓了一跳,叮嘱母亲说,这孩子的魂魄不能走丢了,你要一路喊着她。就这样,母亲一路喊着:芳芳,跟妈走,芳芳……

天下雨了。走到一个叫黄泥堡的地方,上下都是悬崖,悬崖下是水深莫测的涪江河,路后上方有乡民开山取石挖出的黄泥和乱石,高高斜斜地堆着,人只能慢慢移过去。

雨下大了,泡过水的黄泥溜溜滑,母亲一个趔趄差点掉下河去。她本能地双手着地,在路上爬,爬一步,用手掏开前面的黄泥和石块,又爬一步。

母亲的手指在泥石中抠出了血,鞋也不知陷在了哪里,脚被尖利的石块划掉一块皮。她爬出那一段路,光着脚丫,一步一个血印,不停地呼唤着我,忙忙奔向县城。

终于,找到了郭医生。母亲托着我,跪在郭医生面前。医生见我有一丝鼻息,立即为我诊治。几天后,我鼓胀的肚子消了,可肚脐四周的肿胀和叫声却不消。医生教给母亲一个方法,用拇指按摩。

回家后,母亲给我按摩。可一按摩,我就会大哭。一天,她听见卖药的龙伯说,金丝燕的唾液可以做药。母亲的脑子突然电击般闪了闪,唾液!滑溜溜的唾液。她马上跑回家,用舌尖舔我肚脐四周再按摩。唾液干了,歇歇又舔。我竟然没有大哭。

我7岁时,肚腹部肿胀全消失了,身体壮实。可她照旧给我按摩。我上初中离家,她还叮嘱我记得按摩肚腹。

那年月,我们小镇上人家的饮用水,要到涪江边去挑。母亲人矮,上坡时水桶总是在石级上碰撞。一天,我到河边去找母亲,见她正在上坡,脚踩在一粒圆石子上,石子滚动,她摔倒了。

我跑上前,捡起扁担,收短扁担去挑水。我挑上肩,险些绊下去。母亲一把夺过扁担说,你才9岁,骨头嫩,压坏了和我一样长不高。我央求母亲和她抬“撵牛牛”,她不依,赶忙担着水走向回家的石级。

我19岁那年,成为一名教师,过上了母亲希望中的日子。每当母亲节,母亲那矮小的形象总是变得高大起来;每当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时,母亲那雨中撑伞的情景,就会给我前行的力量。我想,只要心中有母爱的春晖,人生途中就会不断遇见花开。

水碾河的距离

雷文景(成都)

才过去二三十年,旧居的形貌已经离我很遥远了,水碾河就更加遥远。

其实水碾河很近,从我们老街新增天仙桥前街到东风路,只有100余米的距离,然而在我的印象中,水碾河从来就很遥远。这印象大概源自童蒙,也许在三四岁的时候,爸爸妈妈总要告诫不要走远了哈,因此,走100米就能到的东风路都显得太远,况乎去水碾河。那时的水碾河已经不是城市,它是阡陌纵横的乡村了。

现在想起来,如今的人们着实可怜,出门踏青换空气也要开着汽车去农家乐,而彼时的成都,水碾河的田园风光就在咫尺之遥。记得在老街屋檐下,街上的四妹、五妹、六妹还有春妹,她们都喜欢养蚕子,喜欢静地,带着惊讶的表情窥探那小生命的幻化过程。蚕子要吃桑叶,老街没有。老街只有不时会掉下来猪儿虫的泡桐树,和树干瘦劲的榆树,叽叽喳喳的妹子就跑到水碾河去摘桑叶。我跟着那些像芙蓉花一样的妹子们去过一次。印象中,只要把话说好,农人们是只管叫你摘桑叶的。那些农人,他们的家虽然离我家如此之近,却已然有着天壤之别。他们的服饰、口音、作派、气质都与城里人相差较大,这也许是后来我在印刷品和广播电台中所听到的一个名词:城乡差别。

对我而言,有一只黄狗让城乡之间的差别凸现得厉害。那是一只土狗,个头不大,皮毛光滑,一双眼睛看似茫然却又极具鹰隼。有一次,我与它相遇在水碾河。那时我八岁,跟着哥哥与隔壁的十娃去水碾河舀沙虫子。因为那时的成都忽然兴起了养金鱼儿,沙虫子就是上好的喂鱼饲料。我们三个人来到水碾河,在田间沟渠之间逡巡,突然之间,一条黄狗从天而降,大吠着,朝我扑了过来……我并没有受伤,却被吓得惊恐万状,魂飞魄散。那时候,城里不准养狗,狗儿们都在乡间栖息着。这只水碾河的凶猛的看家狗——它的野性,让一个城里娃娃由陌生而陡生莫名的恐怖,并由此拉大了与乡间的距离。说起来,水碾河离我的家多么近呀,然而在迢迢岁月中,散发着花香与泥土香的乡坝坝却成为我幼年生活的对立者。

现在,沧桑人世改变了许多事物,也改变了许多人的内心。也不知道在哪一天,我开始喜欢乡村了,但遗憾的是,水碾河的乡间风味却早已消失殆尽。我只是记得,三十余年前,一个辽远的冬日的清晨,我和大毛弟、小毛弟,还有老四和老五起早锻炼,我们用少年的欢快的步伐,沿着东风路向城外,向水碾河、向双桥子跑去。那一天浓雾弥漫,周遭的事物皆在迷离之中,只有钢管厂肆无忌惮的火车声穿透迷障回响在耳畔,那境况,仿佛定格了我对水碾河的一切记忆,它曾经离我很近,却又迷蒙而遥远……

【征稿启事】

讲真实故事,自己的,他人的,都可。字数控制在1200字内,原创首发。面向四川省内征稿。勿用附件,标题务必注明“时光”。部分作品会被华西都市报《宽窄巷》副刊选用。投稿信箱:huaxifukan@qq.com



阅读更多旧时光,扫码上封面新闻。

当代诗·面孔(71)——杜涯(1968—)

胡亮



如果在写作课的讲席上,年轻的教授——他有快乐的童年——试图否认童年的决定性影响,杜涯就会举手,看吧,不及获得允许,她已从人群中站起来说:“童年的黑暗是一生的黑暗。”

是啊,青年,中年,越往后,越是深陷于无边和无比的童年。童年不是漫漶之物,而是不断来临不断断节化之物。

童年之针——对于杜涯来说,就是凋谢之针、伤害之针、死亡之针和月光之针——总是给一生带来细密而尖深的针脚,让我们一次次醒回童年,转而视青年中年如大梦。

童年,以及与之相濡的故乡,就是杜涯长期以来不断面对的“遗址”,因而其全部作品,都可以视为哀歌、挽歌,或是安魂曲。

故乡,大地,老树,花开花落,葬在城外的少年,从山梁上跑过的野兽……杜涯抚摸着这些已经凋败或是即将凋败的事物,心甘情愿加入与它们共有的命运。“我身居楼房,却想着远处冰冻/的河面,和天晴后树林那边的雪原”。可参读《岁末诗》,还可参读《河流》。

漫游者,凭吊者,合而为杜涯,自始至终是杜涯:一个可能——乃至就是——以未亡人自居的杜涯。杜涯不欲唤起受众的悲悯,也许在她看来,受众亦如花树,在在都是可哀挽之物。

杜涯是撕心裂肺的吗?很奇怪,不是这样:她出奇地平静。此种平静,只是一个风暴眼,尝尝吧,马上就可以回味出加速旋转的绝望。有风暴,才有风暴眼,杜涯的平静,我们必要晓得其来处。

值得注意的是,杜涯的作品,从来没有体现出时代性的特征。换句话说,她所针对的不仅是工业时代和城市经济时代的农村,而超越了时代,也超越了农村。

因而,她的绝望与平静,并非来自一个弱者,而来自人类的亘古的绝望与平静——即便与陶渊明或华兹华斯相比,也没有什么大的不同;即便名之“消极浪漫主义”,似乎也没有什么大的不妥。

杜涯的写作也没有任何文学进化论意义上的功利性,因此,与其说她获得了一种“逆现代”特征,不如说其他当代诗人集体性地求得了一种“后浪漫”风格。

天下熙熙,天下攘攘,杜涯的“当代性”或“当代意义”何在?我认为,不可能是技术之翻新,更不可能是思想之趋时,而无可争辩地体现为境界之致远:“拾检捡实的上午,母亲,我惶惑于/我的内心:它只有平静/而没有了痛苦”。可参读《椽实》。

总览杜涯,其作品,以短诗为主,亦偶有长诗——比如《星云》。她的词藻、语调、节奏、氛围,都是如此雷同,以至于全部作品都趋向于混成一件作品——这在让读者感到单调的同时,也固执地强化了其单调的力量。

从最近几年的走势来看,由于学了李贺,杜涯的一些作品从平易入峭拔。“青黛心”?“寂芳”?“永暗”?我们在充满期待的同时,不免又有与之相悖的担心:此种字句上的斗险,会不会搅动她的内在的平静呢?

成都福彩慈善文化进社区 爱心暖动长寿苑社区居民



为弘扬“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福利彩票发行宗旨,9月8日,由成都市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发展中心和四川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成都分中心联合主办的“2019年福彩·慈善文化进社区活动”在成都火车南站街道长寿苑社区举行,活动得到长寿苑社区大力支持。

活动现场,舞蹈、魔术、变脸等表演吸引了大量社区居民驻足观看;在社区广场上,设置的福利彩票公益文化宣传栏展示了近年来开展的福彩公益项目,让社区居民对福利彩票的公益性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幸运九宫格”、“快乐12甜甜圈”和“双色球大灌篮”三种体验游戏,将福利彩票和趣味游戏相结合,让参与者对福利彩票各类票种的玩法更加熟悉。

此次活动广大市民积极参与,现场气氛热烈,有效的传播了福利彩票公益文化,促进了成都市福利彩票事业健康、持续发展。

成都市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发展中心和四川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成都分中心相关领导参加了本次活动。



向长寿苑社区80位老人捐赠爱心慰问礼包



成都福彩分中心副主任马明宇、成都市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王亚、部长黄维参加了本次活动(从左往右)



各类游戏区域前都排起了长龙



领到慰问品的老人露出了欣喜的笑容



“快乐12甜甜圈”游戏区



川剧变脸中加入了福彩元素



“幸运九宫格”游戏区



下载封面新闻APP
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